漢書/卷08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何武王嘉師丹傳　第五十六 ◄

漢書
卷八十七 揚雄傳　第五十七

► 儒林傳　第五十八

師古曰：「自《長楊賦》以後分爲下卷。」

上

揚雄字子雲，蜀郡成都人也。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，以支庶初食采於晉之揚，因氏焉，不知伯僑周何別也。揚在河、汾之閒，周衰而揚氏或稱侯，號曰揚侯。會晉六卿爭權，韓、魏、趙興而范中行、知伯弊。當是時，偪揚侯，揚侯逃於楚巫山，因家焉。楚漢之興也，揚氏遡江上，處巴江州。而揚季官至廬江太守，漢元鼎閒避仇復遡江上，處嶓山之陽曰郫，有田一壓，有宅一區，世世以農桑爲業。自季至雄，五世而傳一子，故雄亡它揚於蜀。

雄少而好學，不爲章句，訓詁通而已，博覽無所不見。爲人簡易佚蕩，口吃不能劇談，默而好深湛之思，清靜亡爲，少耆欲，不汲汲於富貴，不戚戚於貧賤，不脩廉隅以徼名當世。家產不過十金，乏無儲石之儲，晏如也。自有大度，非聖哲之書不好也；非其意，雖富貴不事也。顧嘗好辭賦。

先是時，蜀有司馬相如，作賦甚弘麗溫雅，雄心壯之，每作賦，常擬之以爲式。又怪屈原文過相如，至不容，作《離騷》，自投江而死，悲其文，讀之未嘗不流涕也。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，不得則龍蛇，遇不遇命也，何必湛身哉！迺作書，往往摭《離騷》文而反之，自嶓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，名曰《反離騷》；又旁《離騷》作重一篇，名曰《廣

騷》；又旁《惜誦》以下至《懷沙》一卷，名曰《畔牢愁》。《畔牢愁》、《廣騷》文多不載，獨載《反離騷》，其辭曰：

有周氏之蟬嫣兮，或鼻祖於汾隅，靈宗初諜伯僑兮，流于末之揚侯。淑周楚之豐烈兮，超旣離虖皇波，因江潭而　　記兮，欽弔楚之湘纍。

惟天軌之不辟兮，何純絜而離紛！紛纍以其渙涊兮，暗纍以其繽紛。

漢十世之陽朔兮，招搖紀于周正，正皇天之清則兮，度后土之方貞。圖纍承彼洪族兮，又覽纍之昌辭，帶鉤矩而佩衡兮，履櫬槍以爲綦。素初貯厥麗服兮，何文肆而質鼾！資娠娃之珍髭兮，鬻九戎而索賴。

鳳皇翔於蓬陼兮，豈鴐鴦之能捷！騁驊騮以曲藉兮，驢騾連蹇而齊足。枳棘之榛榛兮，蝯豽擬而不敢下，靈脩旣信椒、蘭之唼佞兮，吾纍忽焉而不蚤睹？

衿芰茄之綠衣兮，被夫容之朱裳，芳酷烈而莫聞兮，不如襞而幽之離房。閨中容競淖約兮，相態以麗佳，知衆嫭之嫉妒兮，何必颺纍之蛩眉？

懿神龍之淵潛，竢慶雲而將舉，亡春風之被離兮，孰焉知龍之所處？愍吾纍之衆芬兮，颺熚爗之芳苓，遭季夏之凝霜兮，慶夭頯而喪榮。

橫江、湘以南　　兮，云走乎彼蒼吾，馳江潭之汎溢兮，將折衷虖重華。舒中情之煩或兮，恐重華之不纍與，陵陽侯之素波兮，豈吾纍之獨見許？

精瓊靡與秋菊兮，將以延夫天年；臨汨羅而自隕兮，恐日薄於西山。解扶桑之總轡兮，縱令之遂奔馳，鸞皇騰而不屬兮，豈獨飛廉與雲師！

卷薜芷與若蕙兮，臨湘淵而投之；棍申椒與菌桂兮，赴江湖而漚之。費椒稰以要神兮，又勤索彼瓊茅，違靈氛而不從兮，反湛身於江皐！

纍旣攀夫傅說兮，奚不信而遂行？徒恐鶤鵜之將鳴兮，顧先百草爲不芳！

初纍棄彼虙妃兮，更思瑤臺之逸女，抨雄鳩以作媒兮，何百離而曾不壹耦！乘雲蜺之旖

柅兮，望昆侖以橚流，覽四荒而顧懷兮，奚必云女彼高丘？

既亡鸞車之幽藹兮，駕八龍之委蛇？臨江瀕而掩涕兮，何有《九招》與《九歌》？夫聖哲之遭兮，固時命之所有；雖增欷以於邑兮，吾恐靈脩之不纍改。昔仲尼之去魯兮，斐斐遲遲而周邁，終回復於舊都兮，何必湘淵與濤瀨！涸漁父之餔歠兮，絜沐浴之振衣，弃由、聃之所珍兮，蹠彭咸之所遺！

成帝時

孝成帝時，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，上方郊祠甘泉泰畤、汾陰后土，以求繼嗣，召雄待詔承明之庭。正月，從上甘泉，還奏《甘泉賦》以風。其辭曰：

惟漢十世，將郊上玄，定泰畤，雍神休，尊明號，同符三皇，錄功五帝，卹胤錫羨，拓迹開統。於是迺命群僚，歷吉日，協靈辰，星陳而天行。詔招搖與泰陰兮，伏鉤陳使當兵，屬堪輿以壁壘兮，梢夔魖而拹獝狂。八神奔而警蹕兮，振殷轔而軍裝；蚩尤之倫帶干將而秉玉戚兮，飛蒙茸而走陸梁。齊總總撙撙，其相膠葛兮，焱駭雲訊，奮以方攘；駢羅列布，鱗以雜沓兮，柴虎參差，魚頡而鳥盱；翕赫曵霍，霧集蒙合兮，半散照爛，粲以成章。

於是乘輿迺登夫鳳皇兮翳華芝，馳蒼螭兮六素虬，蠖略蘂綏，灑虖慘纚。帥尒陰閉，霅然陽開，騰清霄而軼浮景兮，夫何旗旄邳偈之旖柅也！流星旄以電燭兮，咸翠蓋而鸞旗。敦萬騎於中營兮，方玉車之千乘。聲駍隱以陸離兮，輕先疾雷而馭遺風。陵高衍之嵱嵷兮，超紆譎之清澄。登椽欒而扭天門兮，馳閶闔而入凌兢。

是時未轃夫甘泉也，迺望通天之繹繹。下陰潛以慘廩兮，上洪紛而相錯；直嶢嶢以造天兮，厥高慶而不可虖疆度。平原唐其壇曼兮，列新雉於林薄；攢并閭與芟苦兮，紛被麗其亡鄂。崇丘陵之駮騀兮，深溝嶔巖而爲谷；　　離宮般以相燭兮，封巒石關施靡虖延屬。

於是大夏雲譎波詭，嵯嵯而成觀，仰撟首以高視兮，目冥眴而亡見。正瀏濫以弘惝兮，指東西之漫漫，徒回回以徨徨兮，魂固眇眇而昏亂。據軨軒而周流兮，忽軮軋而亡垠。翠玉樹之青葱兮，壁馬犀之瞵瑞。金人仡仡其承鍾虡兮，嵌巖巖其龍鱗，揚光曜之燎燭兮，乘景炎之忻忻，配帝居之縣圃兮，象泰壹之威神。洪臺掘其獨出兮，掇北極之嶟嶟，

列宿乃施於上榮兮，日月繟經於柍梴，雷鬱律而巖突兮，電倏忽於牆藩。鬼魅不能自還兮，半長途而下顛。歷倒景而絕飛梁兮，浮蔑蠓而撇天。

左欃槍右玄冥兮，前熛閼後應門；陰西海與幽都兮，涌醴汩以生川。蛟龍連蜷於東厓兮，白虎敦圉虖昆侖。覽樛流於高光兮，溶方皇於西清。前殿崔巍兮，和氏瓏玲，炕浮柱之飛榱兮，神莫莫而扶傾，閌閬閬其寥廓兮，似紫宮之崢嶸。駢交錯而曼衍兮，崧嵬　　隗虖其相嬰。乘雲閣而上下兮，紛蒙籠以棍成。曳紅采之流離兮，颺翠氣之冤延。襲琁室與傾宮兮，若登高妙遠，肅虖臨淵。

回叕肆其碭駭兮，翍桂椒，鬱栘楊。香芬茀以窮隆兮，擊薄櫨而將榮。薄咮肹以掍根兮，聲駍隱而歷鍾，排玉戶而颺金鋪兮，發蘭惠與穹窮。惟弸彋其拂汨兮，稍暗暗而靚深。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，若夔、牙之調琴。般、倕弃其剞劂兮，王爾投其鉤繩。雖方征僑與偓佺兮，猶仿佛其若夢。

於是事變物化，目駭耳回，蓋天子穆然珍臺閒館琁題玉英蜎蜎蠖濩之中，惟夫所以澄心清魂，儲精垂思，感動天地，逆釐三神者。迺搜逑索耦皐、伊之徒，冠倫魁，能函甘棠之惠，挾東征之意，相與齊虖陽靈之宮。靡薜荔而爲席兮，折瓊枝以爲芳，噏清雲之流瑕兮，飲若木之露英，集虖禮神之囿，登乎頌祇之堂。建光燿之長旃兮，昭華覆之威威，攀琁璣而下視兮，行遊目虖三危，陳衆車於東阬兮，肆玉釱而下馳，漂龍淵而還九垠兮，窺地底而上回。風傱傱而扶轄兮，鸞鳳紛其御薈，梁弱水之濎瀲兮，躡不周之逶蛇，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，屏玉女而郤虙妃。玉女欣眺其清盧兮，虙妃曾不得施其蛾眉。方摯道德之精剛兮，侔神明與之爲資。

於是欽柴宗祈。燎熏皇天，招繇泰壹。舉洪頤，樹靈旗。樵蒸焜上，配藜四施，東燭倉海，西燿流沙，北爌幽都，南煬丹厓。玄瓚觸觳，秬鬯泔淡，肹嚮豐融，懿懿芬芬。炎感黃龍兮，熛訛碩麟，選巫咸兮叫帝閽，開天庭兮延群神。儐暗藹兮降清壇，瑞穰穰兮委如山。

於是事畢功弘，回車而歸，度三巒兮偈棠棃。天閫決兮地垠開，八荒協兮萬國諧。登長平兮雷鼓磕，天聲起兮勇士厲，雲飛揚兮雨滂沛，于胥德兮麗萬世。

亂曰：崇崇圜丘，隆隱天兮，登降岑崺，單埢垣兮。增宮峯差，駢嵯峨兮，岭巆嶙峋，洞亡厓兮。上天之綷，杳旭卉兮，聖皇穆穆，信厥對兮。倧祗郊禋，神所依兮，俳佪招

搖，靈遲　　兮。煇光眩燿，隆厥福兮，子子孫孫，長亡極兮。

甘泉本因秦離宮，既奢泰，而武帝復增通天、高光、迎風。宮外近則洪厓、旁皇、儲胥、弩阱，遠則石關、封巒、枝鵲、露寒、棠棃、師得，遊觀屈奇瑰偉，非木摩而不彫，牆塗而不畫，周宣所考，般庚所遷，夏卑宮室，唐虞採椽三等之制也。且其爲已久矣，非成帝所造，欲諫則非時，欲默則不能已，故遂推而隆之，迺上比於帝室紫宮，若曰此非人力之所爲，黨鬼神可也。又是時趙昭儀方大幸，每上甘泉，常法從，在屬車閒豹尾中。故雄聊盛言車騎之衆，參麗之駕，非所以感動天地，逆釐三神。又言「屏玉女，郤虙妃」，以微戒齋肅之事。賦成奏之，天子異焉。

其三月，將祭后土，上迺帥羣臣橫大河，湊汾陰。既祭，行遊介山，回安邑，顧龍門，覽鹽池，登歷觀，陟西岳以望八荒，迹殷周之虛，眇然以思唐虞之風。雄以爲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罔，還，上《河東賦》以勸，其辭曰：

伊年暮春，將瘞后土，禮靈祇，謁汾陰于東郊，因茲以勒崇垂鴻，發祥隤祉，欽若神明者，盛哉鑠乎，越不可載已！於是命羣臣，齊法服，整靈輿，迺撫翠鳳之駕六，先景之乘，掉犇星之流旃，彏天狼之威弧。張燿日之玄旄，揚左　　，被雲梢。奮電鞭，驂雷轊，鳴洪鍾，建五旗。羲和司日，顏倫奉輿，風發颻拂，神騰鬼趡；千乘霆亂，萬騎屈橋，嘻嘻旭旭，天地稠叅。簸丘跳巒，涌渭躍涇。秦神下讋，跖魂負洽；河靈矍踢，　　華蹈衰。遂臻陰宮，穆穆肅肅，蹲蹲如也。

靈祇既鄉，五位時叙，絪縕玄黃，將紹厥後。於是靈輿安步，周流容與，以覽虖介山。嗟文公而愍推兮，勤大禹於龍門，灑沈　　於豁瀆兮，播九河於東瀕。登歷觀而遙望兮，聊浮游以經營。樂往昔之遺風兮，喜虞氏之所耕。瞰帝唐之嵩高兮，眡隆周之大寧。汩低回而不能去兮，行睨陔下與彭城。濊南巢之坎坷兮，易豳岐之夷平。乘翠龍而超河兮，陟西岳之嶢崎。雲霏霏而來迎兮，澤滲灑而下降，鬱蕭條其幽藹兮，溶汎沛以豐隆。叱風伯於南北兮，呵雨師於西東，參天地而獨立兮，廓盪盪其亡雙。

遵逝虖歸來，以函夏之大漢兮，彼曾何足與比功？建乾坤之貞兆兮，將悉總之以羣龍。麗鉤芒與驂蓐收兮，服玄冥及祝融。敦衆神使式道兮，奮六經以攄頌。隃於穆之緝熙兮，過清廟之雝雝；軼五帝之遐迹兮，躡三皇之高蹤。既發軔於平盈兮，誰謂路遠而不能從？

其十二月羽獵，雄從。以爲昔在二帝三王，宮館、臺榭、沼池、苑囿、林麓、藪澤財足

以奉郊廟，御賓客，充庖厨而已，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。女有餘布，男有餘粟，國家殷富，上下交足，故甘露零其庭，醴泉流其唐，鳳皇巢其樹，黃龍游其沼，麒麟臻其囿，神爵棲其林。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，屮木茂；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；文王囿百里，民以爲尚小；齊宣王囿四十里，民以爲大：裕民之與奪民也。武帝廣開上林，南至宜春、鼎胡、御宿、昆吾，旁南山而西，至長揚、五柞，北繞黃山，瀕渭而東，周袤數百里。穿昆明象滇河，營建章、鳳闕、神明、馺娑，漸臺、泰液，象海水周流方丈、瀛洲、蓬萊。游觀侈靡，窮妙極麗。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，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儲偫禁禦所營，尚泰奢麗誇詡，非堯、舜、成湯、文王三驅之意也。又恐後世復脩前好，不折中以泉臺，故聊因《校獵賦》以風，其辭曰：

或稱戲農，豈或帝王之彌文哉？論者云否，各亦竝時而得宜，奚必同條而共貫？則泰山之封，烏得七十而有二儀？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，遐邇五三孰知其是非？遂作頌曰：麗哉神聖，處於玄宮，富既與地虖侔訾，貴正與天虖比崇。齊桓曾不足使扶轂，楚嚴未足以爲驂乘；陋三王之陊薛，嶠高舉而大興；歷五帝之寥廓，涉三皇之登閎；建道德以爲師，友仁義與爲朋。

於是玄冬季月，天地隆烈，萬物權輿於內，徂落於外，帝將惟田于靈之囿，開北垠，受不周之制，以終始顓頊、玄冥之統。迺詔虞人典澤，東延昆鄰，西馳闉闔。儲積共偫，戍卒夾道，斬叢棘，夷野草，禦自汧、渭，經營酆、鎬，章皇周流，出入日月，天與地杳。爾迺虎路三嵕以爲司馬，圍經百里而爲殿門。外則正南極海，邪界虞淵，鴻濛沆茫，碣以崇山。營合圍會，然后先置虖白楊之南，昆明靈沼之東。賁育之倫，蒙盾負羽，杖鎩邪而羅者以萬計，其餘荷垂天之畢，張竟墜之罘，靡日月之朱竿，曳彗星之飛旗。青雲爲紛，紅蜺爲繯，屬之虖昆侖之虛，渙若天星之羅，浩如濤水之波，淫淫與與，前後要遮。欃槍爲闡，明月爲候，熒惑司命，天弧發射，鮮扁陸離，駢衍佖路。徽車輕武，鴻絧緁獵，殷殷軫軫，被陵緣阪，窮冥極遠者，相與迾虖高原之上；羽騎營營，昕分殊事，繽紛往來，轠轤不絕，若光若滅者，布虖青林之下。

於是天子迺以陽鼕始出虖玄宮，撞鴻鍾，建九旒，六白虎，載靈輿，蚩尤並轂，蒙公先驅。立歷天之旃，曳捎星之旆，辟歷列缺，吐火施鞭。萃傕允溶，淋離廓落，戲八鎮而開關；飛廉、雲師，吸嚊瀟率，鱗羅布列，攢以龍翰。秋秋蹌蹌，入西園，切神光；望平樂，徑竹林，蹂惠圃，踐蘭唐。舉烽烈火，轡者施披，方馳千駟，校騎萬師。虓虎之陳，從橫膠轕，焱泣雷厲，驫駍駾礚，洶洶旭旭，天動地岌。羨漫半散，蕭條數千萬里外。

若夫壯士忼慨，殊鄉別趣，東西南北，騁耆奔欲。拕蒼豨，跋犀犛，蹶浮麋。斮巨狿，搏玄蝯，騰空虛，邮連卷。踔夭蟜，娭澗門，莫莫紛紛，山谷爲之風焱，林叢爲之生塵。及至獲夷之徒，蹶松栢，掌疾棃；獵蒙龍，轔輕飛；履般首，帶脩蛇；鉤赤豹，擫象犀；跇巒阬，超唐陂。車騎雲會，登降闇藹，泰華爲旒，熊耳爲綴。木仆山還，漫若天外，儲與虖大溥，聊浪虖宇內。

於是天清日晏，逢蒙列眥，羿氏控弦。皇車幽輵，光純天地，望舒彌轡，翼乎徐至於上蘭。移圍徙陳，浸淫蹖部，曲隊堅重，各案行伍。壁壘天旋，神抶電擊，逢之則碎，近之則破，鳥不及飛，獸不得過，軍驚師駭，刮野掃地。及至罕車飛揚，武騎聿皇；蹈飛豹，絹嗥陽；追天寶，出一方；應駾聲，擊流光。墜盡山窮，囊括其雌雄，沈沈容容，遙噱虖紘中。三軍芒然，窮尤閎與，亶觀夫票禽之紲隃，犀兕之抵觸，熊羆之挐攫，虎豹之凌遽，徒角搶題注，蹙竦讋怖，魂亡魄失，觸輻關脰。妄發期中，進退履獲，創淫輪夷，丘累陵聚。

於是禽殫中衰，相與集於靖冥之館，以臨珍池。灌以岐梁，溢以江河，東瞰目盡，西暢亡厓，隨珠和氏，焯爍其陂。玉石嶜崟，眩燿青熒，漢女水潛，怪物暗冥，不可殫形。玄鸞孔雀，翡翠垂榮，王雎鬬鬬，鴻鴈嚶嚶，群娭虖其中，嘺嘺昆鳴；鳧鷖振鷺，上下砰磕，聲若雷霆。乃使文身之技，水格鱗蟲，凌堅冰，犯嚴淵，探巖排碕，薄索蛟螭，蹈獖獺，據黿鼉，抶靈蠵。入洞穴，出蒼梧，乘鉅鱗，騎京魚。浮彭蠡，目有虞。方椎夜光之流離，剖明月之珠胎，鞭洛水之虙妃，餉屈原與彭胥。

於茲虖鴻生鉅儒，俄軒冕，雜衣裳，脩唐典，匡《雅》、《頌》，揖讓於前。昭光振燿，燮習如神，仁聲惠於北狄，武義動於南鄰。是以旃裘之王，胡貉之長，移珍來享，抗手稱臣。前入圍口，後陳盧山。羣公常伯楊朱、墨翟之徒喟然稱曰：「崇哉乎德，雖有唐、虞、大夏、成周之隆，何以侈茲！太古之覲東嶽，禪梁基，舍此世也，其誰與哉？」

上猶謙讓而未俞也，方將上獵三靈之流，下決醴泉之滋，發黃龍之穴，窺鳳皇之巢，臨麒麟之囿，幸神雀之林；奢雲夢，侈孟諸，非章華，是靈臺，罕徂離宮而輟觀游，土事不飾，木功不彫，承民乎農桑，勸之以弗迨，儕男女使莫違；恐貧窮者不徧被洋溢之饒，開禁苑，散公儲，創道德之囿，弘仁惠之虞，馳弋乎神明之囿，覽觀乎羣臣之有亡；放雉菟，收罝罘，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，蓋所以臻茲也。於是醇洪鄂之德，豐茂世之規，加勞三皇，勗勤五帝，不亦至乎！乃祗莊雍穆之徒，立君臣之節，崇賢聖之業，未皇苑

囿之麗，游獵之靡也，因回軫還衡，背阿房，反未央。

下

明年，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，秋，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，西自褒斜，東至弘農，南厎漢中，張羅罔罝罘，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玃狐菟麋鹿，載以檻車，輸長楊射熊館。以罔爲周陛，縱禽獸其中，令胡人手搏之，自取其獲，上親臨觀焉。是時，農民不得收斂。雄從至射熊館，還，上《長楊賦》，聊因筆墨之成文章，故藉翰林以爲主人，子墨爲客卿以風。其辭曰：

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：「蓋聞聖主之養民也，仁霑而恩洽，動不爲身。今年獵長楊，先命右扶風，左大華而右褒斜，極嶃辟而爲弋，紆南山以爲罝，羅千乘於林莽，列萬騎於山隅，帥軍踔陁，錫戎獲胡。捖熊羆，拕豪豬，木雍槍檠，以爲儲胥，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。雖然，亦頗擾于農民。三旬有餘，其廑至矣，而功不圖，恐不識者，外之則以爲娛樂之遊，內之則不以爲乾豆之事，豈爲民乎哉！且人君以玄默爲神，澹泊爲德，今樂遠出以露威靈，數搖動以罷車甲，本非人主之急務也。蒙竊或焉。」

翰林主人曰：「吁，謂之茲邪！若客，所謂知其一未睹其二，見其外不識其內者也。僕嘗倦談，不能一二其詳，請略舉凡，而客自覽其切焉。」

客曰：「唯，唯。」

主人曰：「昔有彊秦，封豕其士，窫窳其民，鑿齒之徒相與摩牙而爭之，豪俊麋沸雲擾，羣黎爲之不康。於是上帝眷顧高祖，高祖奉命，順斗極，運天關，橫鉅海，票昆侖，提劒而叱之，所麾城摲邑，下將降旗，一日之戰，不可殫記。當此之勤，頭蓬不暇疏，飢不及餐，鞮鍪生蟣蝨，介冑被霑汗，以爲萬姓請命虖皇天。迺展民之所詘，振民之所乏，規億載，恢帝業，七年之閒而天下密如也。

逮至聖文，隨風乘流，方垂意於至寧，躬服節儉，綈衣不敝，革鞜不穿，大夏不居，木器無文。於是後宮賤瑇瑁而踈珠璣，郤翡翠之飾，除彫琢之巧，惡麗靡而不近，斥芬芳而不御，抑止絲竹晏衍之樂，憎聞鄭衛幼眇之聲，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。

其後熏鬻作虐，東夷橫畔，羌戎睚眦，閩越相亂，遐萌爲之不安，中國蒙被其難。於是

聖武勃怒，爰整其旅，迺命票、衛，汾沄沸渭，雲合電發，猋騰波流，機駭鑾軼，疾如奔星，擊如震霆，砰轥轀，破穹廬，腦沙幕，　　余吾。遂獵乎王廷。毆橐它，燒　　蠡，分梨單于，磔裂屬國，夷阬谷，拔鹵莽，刊山石，蹂屍輿厮，係累老弱，兗鋋瘢耆、金鏃遥夷者數十萬人，皆稽顙樹頷，扶服蛾伏，二十餘年矣，尚不敢惕息。夫天兵四臨，幽都先加，回戈邪指，南越相夷，靡節西征，羌僰東馳。是以遐方疏俗殊鄰絕黨之域，自上仁所不化，茂德所不綏，莫不蹻足抗手，請獻厥珍，使海內澹然，永亡邊城之灾，金革之患。

今朝廷純仁，遵道顯義，并包書林，聖風雲靡；英華沈浮，洋溢八區，普天所覆，莫不沾濡；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咲之。故意者以爲事罔隆而不殺，物靡盛而不虧，故平不肆險，安不忘危。迺時以有年出兵，整輿竦戎，振師五荏，習馬長楊，簡力狡獸，校武票禽。迺萃然登南山，瞰烏弋，西厭月　　，東震日域。又恐後世迷於一時之事，常以此取國家之大務，淫荒田獵，陵夷而不禦也，是以車不安軔，日未靡旃，從者仿佛，骴屬而還；亦所以奉太宗之烈，遵文武之度，復三王之田，反五帝之虞；使農不輟耨，工不下機，婚姻以時，男女莫違；出愷弟，行簡易，矜劬勞，休力役；見百年，存孤弱，帥與之，同苦樂。然後陳鍾鼓之樂，鳴鞉磬之和，建碣磍之虡，拮隔鳴球，掉八列之舞；酌允鑠，肴樂胥，聽廟中之雍雍，受神人之福祜；歌投頌，吹合雅。其勤若此，故真神之所勞也。方將俟元符，以禪梁甫之基，增泰山之高，延光于將來，比榮乎往號，豈徒欲淫覽浮觀，馳騁梗稻之地，周流梨栗之林，蹂踐芻蕘，誇詡衆庶，盛狖玃之收，多麋鹿之獲哉！且盲不見咫尺，而離婁燭千里之隅；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，曾不知我亦已獲其王侯。」

言未卒，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：「大哉體乎！允非小子之所能及也。迺今日發矇，廓然已昭矣！」

哀帝時

哀帝時，丁、傅、董賢用事，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。時雄方草《太玄》，有以自守，泊如也。或謝雄以玄尚白，而雄解之，號曰《解謝》。其辭曰：

客謝揚子曰：「吾聞上世之士，人綱人紀，不生則已，生則上尊人君，下榮父母，析人之圭，儋人之爵，懷人之符，分人之祿，紆青拕紫，朱丹其轂。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，處不諱之朝，與群賢同行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，曾不能畫一奇，出一策，上說人主，

下談公卿。目如曜星，舌如電光，壹從壹衡，論者莫當，顧而作《太玄》五千文，支葉扶踈，獨說十餘萬言，深者入黃泉，高者出蒼天，大者含元氣，纖者入無倫，然而位不過侍郎，擢纔給事黃門。意者玄得毋尚白乎？何爲官之拓落也？」

揚子咲而應之曰：「客徒欲朱丹吾轂，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！往者周罔解結，群鹿爭逸，離爲十二，合爲六七，四分五剖，並爲戰國。士無常君，國亡定臣，得士者富，失士者貧，矯翼厲翮，恣意所存，故士或自盛以橐，或鑿坏以遁。是故騶衍以頡亢而取世資，孟軻雖連蹇，猶爲萬乘師。

今大漢左東海，右渠搜，前番禺，後陶塗。東南一尉，西北一候。徽以糾墨，製以質鈇，散以禮樂，風以《詩》《書》，曠以歲月，結以倚廬。天下之士，雷動雲合，魚鱗雜襲，咸營于八區，家家自以爲稷契，人人自以爲咎繇，戴縰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，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；當塗者入青雲，失路者委溝渠，旦握權則爲卿相，夕失埶則爲匹夫；譬若江湖之雀，勃解之鳥，乘鴈集不爲之多，雙鳧飛不爲之少。昔三仁去而殷虛，二老歸而周熾，子胥死而吳亡，種、蠡存而粵伯，五羖入而秦喜，樂毅出而燕懼，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，蔡澤雖噤吟而咲唐舉。故當其有事也，非蕭、曹、子房、平、勃、樊、霍則不能安；當其亡事也，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，亦亡所患。故世亂，則聖哲馳騖而不足；世治，則庸夫高枕而有餘。

夫上世之士，或解縛而相，或釋褐而傅；或倚夷門而咲，或橫江潭而漁；或七十說而不遇，或立談間而封侯；或枉千乘於陋巷，或擁帚彗而先驅。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，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。當今縣令不請士，郡守不迎師，羣卿不揖客，將相不俛眉；言奇者見疑，行殊者得辟，是以欲談者宛舌而固聲，欲行者擬足而投迹。鄉使上世之士處虖今，策非甲科，行非孝廉，舉非方正，獨可抗疏，時道是非，高得待詔，下觸聞罷，又安得青紫？

且吾聞之也，炎炎者滅，隆隆者絕；觀雷觀火，爲盈爲實，天收其聲，地藏其熱。高明之家，鬼瞰其室。攫挈者亡，默默者存；位極者宗危，自守者身全。是故知玄知默，守道之極；爰清爰靜，游神之廷；惟寂惟寞，守德之宅。世異事變，人道不殊，彼我易時，未知何如。今子迺以鴟梟而咲鳳皇，執蝘蜓而謝龜龍，不亦病乎！子徒咲我玄之尚白，吾亦咲子之病甚，不遭臾跗、扁鵲，悲夫！」

客曰：「然則靡《玄》無所成名乎？范、蔡以下何必《玄》哉？」

揚子曰：「范雎，魏之亡命也，折脅拉髂，免於徽索，翕肩蹈背，扶服入橐，激卬萬乘之主，界涇陽抵穰侯而代之，當也。蔡澤，山東之匹夫也，頷頤折頰，涕唾流沫，西揖彊秦之相，捥其咽，炕其氣，附其背而奪其位，時也。天下已定，金革已平，都於雒陽，婁敬委輅脫輓，掉三寸之舌，建不拔之策，舉中國徙之長安，適也。五帝垂典，三王傳禮，百世不易，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閒，解甲投戈，遂作君臣之儀，得也。《甫刑》靡敝，秦法酷烈，聖漢權制，而蕭何造律，宜也。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，則誖矣；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，則惑矣；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，則繆矣；有談范、蔡之說於金、張、許、史之閒，則狂矣。夫蕭規曹隨，留侯畫策，陳平出奇，功若泰山，嚮若阯隤，唯其人之贍知哉，亦會其時之可爲也。故爲可爲於可爲之時，則從；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；則凶。夫藺先生收功於章臺，四皓采榮於南山，公孫創業於金馬，票騎發迹於祁連，司馬長卿竊訾於卓氏，東方朔割名於細君。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並，故默然獨守吾《太玄》。」

雄以爲賦者，將以風之，必推類而言，極麗靡之辭，閎侈鉅衍，競於使人不能加也，旣迺歸之於正，然覽者已過矣。往時武帝好神仙，相如上《大人賦》，欲以風，帝反縹縹有陵雲之志。繇是言之，賦勸而不止，明矣。又頗似俳優淳于髡、優孟之徒，非法度所存，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，於是輟不復爲。而大潭思渾天，參摹而四分之，極於八十一。旁則三摹九据，極之七百二十九贊，亦自然之道也。故觀《易》者，見其卦而名之；觀《玄》者，數其畫而定之。《玄》首四重者，非卦也，數也。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律曆之紀，九九大運，與天終始。故玄三方、九州、二十七部、八十一家、二百四十三表、七百二十九贊，分爲三卷，曰一二三，與《泰初曆》相應，亦有顓頊之曆焉。

之以三策，關之以休咎，絣之以象類，播之以人事，文之以五行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知。無主無名，要合《五經》，苟非其事，文不虛生。爲其泰曼漶而不可知，故有《首》、《衝》、《錯》、《測》、《攡》、《瑩》、《數》、《文》、《掜》、《圖》、《告》十一篇，皆以解剥《玄》體，離散其文，章句尚不存焉。《玄》文多，故不著；觀之者難知，學之者難成。客有難玄大深，衆人之不好也，雄解之，號曰《解難》。其辭曰：

客難揚子曰：「凡著書者，爲衆人之所好也，美味期乎合口，工聲調於比耳。今吾子迺抗辭幽說，閎意眇指，獨馳騁於有亡之際，而陶冶大鑪，旁薄羣生，歷覽者茲年矣，而殊不寤。亶費精神於此，而煩學者於彼，譬畫者畫於無形，弦者放於無聲，殆不可乎？」

揚子曰：「俞。若夫閎言崇議，幽微之塗，蓋難與覽者同也。昔人有觀象於天，視度於地，察法於人者，天麗且彌，地普而深，昔人之辭，迺玉迺金。彼豈好爲艱難哉？埶不得已也。獨不見夫翠虯絳螭之將登虖天，必聳身於倉梧之淵；不階浮雲，翼疾風，虛舉而上升，則不能擷膠葛，騰九閎。日月之經不千里，則不能燭六合，燿八紘；泰山之高不嶕嶢，則不能滓溶雲而散歊烝。是以宓犧氏之作《易》也，緜絡天地，經以八卦，文王附六爻，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，然後發天地之臧，定萬物之基。《典》《謨》之篇，《雅》《頌》之聲，不溫純深潤，則不足揚鴻烈而章緝熙。蓋胥靡爲宰，寂寞爲尸；大味必淡，大音必希；大語叫叫，大道低回。是以聲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，形之美者不可棍於世俗之目，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。今夫弦者，高張急徽，追趨逐耆，則坐者不期而附；試爲之施《咸池》，揄《六莖》，發《蕭韶》，詠《九成》，則莫有和也。是故鍾期死，伯牙絕弦破琴而不肯與衆鼓；獿人亡，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。師曠之調鍾，竢知音者之在後也；孔子作《春秋》，幾君子之前睹也。老聃有遺言，貴知我者希，此非其操與！」

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，大氐詆訾聖人，即爲怪迂，析辯詭辭，以撓世事，雖小辯，終破大道而或衆，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。及太史公記六國，歷楚漢，訖麟止，不與聖人同，是非頗謬於經。故人時有問雄者，常用法應之，譔以爲十三卷，象《論語》，號曰《法言》。《法言》文多不著，獨著其目：

天降生民，倥侗顓蒙，恣于情性，聰明不開，訓諸理。譔《學行》第一。

降周迄孔，成于王道，終後誕章乖離，諸子圖微。譔《吾子》第二。

事有本真，陳施於億，動不克咸，本諸身。譔《修身》第三。

芒芒天道，在昔聖考，過則失中，不及則不至，不可姦罔。譔《問道》第四。

神心罔怳，經緯萬方，事繫諸道德仁誼禮。譔《問神》第五。

明哲煌煌，旁燭亡疆，遜于不虞，以保天命。譔《問明》第六。

假言周于天地，贊于神明，幽弘橫廣，絕于邇言。譔《寡見》第七。

聖人聰明淵懿，繼天測靈，冠于群倫，經諸范。譔《五百》第八。

立政鼓衆，動化天下，莫上於中和，中和之發，在於哲民情。譔《先知》第九。

仲尼以來，國君、將相、卿士、名臣參差不齊，壹槩諸聖。譔《重黎》第十。

仲尼之後，訖于漢道，德行顏、閔，股肱蕭、曹，爰及名將尊卑之條，稱述品藻。譔《淵騫》第十一。

君子純終領聞，蠢迪檢押，旁開聖則。譔《君子》第十二。

孝莫大於寧親，寧親莫大於寧神，寧神莫大於四表之驩心。譔《孝至》第十三。

贊

贊曰：雄之自序云爾。初，雄年四十餘，自蜀來至游京師，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，召以爲門下史，薦雄待詔，歲餘，奏羽獵賦，除爲郎，給事黃門，與王莽、劉歆並。哀帝之初，又與董賢同官。當成、哀、平閒，莽、賢皆爲三公，權傾人主，所薦莫不拔擢，而雄三世不徙官。及莽篡位，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，雄復不侯，以耆老乆次轉爲大夫，恬於埶利迺如是。實好古而樂道，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，以爲經莫大於《易》，故作《太玄》；傳莫大於《論語》，作《法言》；史篇莫善於《倉頡》，作《訓纂》；箴莫善於《虞箴》，作《州箴》；賦莫深於《離騷》，反而廣之；辭莫麗於相如，作《四賦》：皆斟酌其本，相與放依而馳騁云。用心於內，不求於外，於時人皆曾之；唯劉歆及范逡敬焉，而桓譚以爲絕倫。

王莽時

王莽時，劉歆、甄豐皆爲上公，莽既以符命自立，即位之後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，而豐子尋、歆子棻復獻之。莽誅豐父子，投棻四裔，辭所連及，便收不請。時雄校書天祿閣上，治獄使者來，欲收雄，雄恐不能自免，迺從閣上自投下，幾死。莽聞之曰：「雄素不與事，何故在此？」閒請問其故，迺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，雄不知情。有詔勿問。然京師爲之語曰：「惟寂寞，自投閣；爰清靜，作符命。」

雄以病免，復召爲大夫。家素貧，耆酒，人希至其門。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，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，受其《太玄》、《法言》焉。劉歆亦嘗觀之，謂雄曰：「空自苦！今學者有祿利，然尚不能明《易》，又如《玄》何？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。」雄笑而不應。年七十一，天鳳五年卒，侯芭爲起墳，喪之三年。

時大司空王邑、納言嚴尤聞雄死，謂桓譚曰：「子嘗稱揚雄書，豈能傳於後世乎？」譚曰：「必傳。顧君與譚不及見也。凡人賤近而貴遠，親見揚子雲祿位容皃不能動人，故輕其書。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，薄仁義，非禮學，然後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，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。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，而論不詭於聖人，若使遭遇時君，更閱賢知，爲所稱善，則必度越諸子矣。」諸儒或譏以爲雄非聖人而作經，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，蓋誅絕之罪也。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，其《法言》大行，而《玄》終不顯，然篇籍具存。

此東漢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